

全 译 本

鲁滨逊漂流记

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英】丹尼尔·笛福◎著 李新纯◎译

★★★★★
新课标必读·永远的经典



英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

在孤岛上待得越久，他的信仰就越虔诚，到最后信仰成了他生存的最强大动力。就这样，遭遇变成了召唤，被遗弃变成了被拯救，上帝给他关上一扇门，但也打开另一扇门。28年里，他在孤岛上创造的不仅是房子农田畜牧，而且是一座朝圣的精神庙宇。

 中国工人出版社



鲁滨逊漂流记

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英】丹尼尔·笛福◎著
李新纯◎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滨逊漂流记 / (英) 丹尼尔·笛福著; 李新纯译.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1

(永远的经典)

ISBN 978-7-5008-6040-2

I . ①鲁… II . ①丹… ②李… III .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8775 号

鲁滨逊漂流记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左 鹏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9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是 1632 年出生的，我们家在我的出生地——约克城算是一个有地位的家庭。我的父亲来自德国不来梅市，他是后来才移居英国的。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本地人。

父亲到了英国后，起先是在赫尔城落脚，然后才开始经商，他大赚了一笔钱之后，移居到约克城，并最终在这里定居，而且跟我的母亲结了婚。我的母亲姓鲁滨逊，母亲的娘家是约克城的名门望族，所以给我取名——鲁滨逊·克鲁兹纳耶。可是英国人习惯将我们的姓读错，久而久之，我就在大家口中变成了“克鲁索”。后来，我们家人也习惯这么叫，甚至这么写了，我的朋友们也都是这么叫我的。

我有两位兄长，大哥已经去世了。他是在与西班牙人作战的敦刻尔克战役中牺牲的。大哥生前效力于英国陆军步兵团，这支部队是由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带领过的，驻扎在弗朗得，大哥当时已经当上了步兵团的中校。对二哥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就如同后来我的父母失去我的音讯不知道我在哪里一样。

身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我的父母没有让我自小就去学技术活儿。在自由的童年，我就对出海远游充满了幻想。那个时候，父亲年纪已经大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育依然相当重视。我曾被父亲送到寄宿学校学习，还曾被送到一所乡村公费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他希望我长大之后可以学习法律。但是我一心一意只想出海，对他所安排的一切丝毫不感兴趣。

一直以来，我都完全不顾父亲的期望，甚至是违抗他的意愿，对于母亲的恳求和朋友们的劝导也一概置若罔闻。正是由于天性倔强，我似乎注定是要遭受之后的悲惨命运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睿智、谨慎的人，他已经料想到我会因为

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而遭受不幸的命运，因此，他经常对我进行严肃的劝告，并多次对我提出警告。一天，父亲因为痛风病犯了，无法出门，一大早就吩咐我去他的房间，然后再次对我进行诚恳的劝导。

父亲问我，除了天性放荡不羁之外，我还有什么理由放弃现在的幸福生活，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呢？在这里，我可以仰仗亲友的举荐，很好地立足于社会。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很容易就能发财，平常人家理想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是唾手可得的。他还说，选择漫游四海的人，要不就是身无分文，要不就是妄想靠铤而走险而一夜暴富，通过这种不寻常的途径成就他们的野心与虚荣心。但是我根本不需要，更没必要这样做。我目前所处的社会地位跟那些人都不同，我的社会地位刚好是介于他们之间的中间阶层。由他本身的生活经验与人生阅历可以得出，中间阶层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阶层，处在这种中间阶层的人们最容易收获幸福。

中间阶层的人既不需要像下层社会的人那样每日辛苦劳作，为了生计而奔波无着落；也不会像那些贵族社会的人那样由于傲慢、欲望和妒忌而身心俱疲。所有人都对中产阶级的生活羡慕不已。就连许多国王也会常常抱怨自己处在帝王之家所遭受的种种不愉快，他们也非常期望自己生活在中产阶层。就像《圣经》里的智者曾祈祷：“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由此可见，处于中间阶层最能使人幸福。

他还告诉我：“要是你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高贵者和低微者的生活是充满灾难的，最幸福的是生活在中层的这部分人，他们没有上层或下层社会那样忽起忽落、变幻无常的生活；中层阶级既不会像那些阔人那样，因为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的生活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也不会像那些穷人那样，因为终日劳苦、少吃少穿，而把自己搞得叫苦不迭。所以说，只有中间阶层才有福气享受一切美德和安乐。他们不用奔波劳累，也不会承受嫉妒和利欲导致的痛苦；他

们可以在平静的环境中悠闲地享受生活，体味幸福。”

而后，父亲用十分诚恳而慈祥的语气劝导我不要闹小孩子脾气，他叫我不要自找麻烦。无论如何，我的出身，我的地位，都确保了我不会吃什么苦头。只要我听从他的安排，我就完全不需要为生活所累，他会尽可能地让我过上中间阶层的生活。万一我注定没有福气享受这些，那也是由于我个人的命运或者过错所致，与他无关了。要是我按照自己现在的想法行动，肯定会不幸的。总之，按他说的做我绝对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对于我想要出去闯荡的想法，他是不会鼓励的，要是我坚持去海外，以后不幸福只能怪我自己。

最后，父亲拿出大哥的事情来教训我，因为当时父亲曾强烈劝我大哥不要去军队，可是大哥坚持己见，凭着一腔热血去部队当兵，最终在战场上丢了性命。他又说，无论何时，他都会为我祈祷。但是，如果我愚蠢地把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付诸行动，他断定，我一定得不到上帝的保佑。等到我以后走投无路时，肯定会为没有听从他的劝导而后悔的。

我后来的故事证明他的这段话实在是一语中的，我相信他自己也不确定会算得那样准。他边说边流泪，在谈到我那个死在战场上的大哥的时候，在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将来一定会后悔，会呼救无门的时候，他伤心不已，于是他中断了谈话。他说他的心已经充满了忧伤，没有力气再说下去了。

父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任何人都都会为此感动的，我下决心依照父亲的意思留在家里，不再想着出海了。可是，没过几天，我又把自己的决心抛得无影无踪了。过了几个星期，我为了逃开父亲无休止的阻挠，准备悄悄离开，然而我并没有因一时头脑发热而不声不响地离开。

在我母亲心情很好的时候，我把脑子里装的关于周游世界的想法告诉了她，假如她硬要我留在家里，任何事情我都是没办法做好的，父亲最好能同意我去外面一趟，要不然即使他不答应，我还

是会走的。我已经十八岁了，不管是去当学徒还是去当律师助手都有些迟了。假如我必须去的话，我认为等不到实习期过完，我便会远离家乡出海远航。

如果母亲可以说服父亲允许我出去一次的话，我可以发誓仅此一次，并且在我回来之后我会用再多一倍的努力弥补我所损失的。母亲听我说完了，情绪很激动，她跟我说，即使她和父亲商量，父亲也绝对不会允许的，哪些对我有好处他心里再明白不过了，他不可能同意我这么做的。

她一直无法理解，为何在父亲和我诚恳地交谈之后我仍然一意孤行。她最后跟我说，对于我这种不利于自己的行为他是永远不会允许的。

尽管母亲直接拒绝了我的请求，并告诉我不会为我向父亲说情，但是之后我了解到，她最终还是把我们的谈话一字不漏地转告给了父亲。父亲听完之后非常担心我，他叹着气对母亲说：“若他选择留在家里，会很幸福的；若他选择按自己所想的去做的话，或许这世界上最不幸的那个人便是他了。因此，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允许他去的。”

然而，没过一年，我最终还是离开了家。在这一年里，家里的人都劝我去找点儿正经事干，但我脑袋里装的全是关于出海航行的事，他们的建议我一点儿都听不进去，在我和父母之间常常会有争吵发生，我希望他们对于孩子想要实现自己愿望的想法能够支持。

在家实在无法继续忍受父母的唠叨了，我便去了赫尔市去找我的一个好友。那个时候悄悄出走的念头还并没有在我脑中萌生。

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要去伦敦，乘坐他父亲的船去，并邀请我与他们同行。如同水手们惯用的诱惑人出海航行的方法那般，他跟我说，不收我的船费。

那个时候，我没有同我的父母商量一下，也没有留句话给他们，我觉得在我走之后会有消息传到他们那里的。我也不曾向上帝祈祷，

更加不需要父亲为我祝福，甚至根本没有考虑那个时候的情况以及可能会发生的后果，便踏上了这艘驶向伦敦的船只。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是 1651 年 9 月 1 日，这个时间是再倒霉不过的了！我确信，任何一个外出冒险的青年都不会如我这般一出门就走霉运，一走上霉运就再也摆脱不掉。在我们的船刚驶出恒比尔河的时候，海面便起了大风，风特别急，海浪很高，让人们内心充满了恐惧。这是我首次出海航行，因而很不适应，内心恐惧得很。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我开始后悔。我开始责备自己，责备自己对父母的背弃，对于他们的劝告置若罔闻，这么快上帝便要给我惩罚了，天道不公啊！这时候，父母真诚的劝告，父亲含着泪的眼睛以及母亲恳切的请求，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尚存的良心开始谴责自己：我不该对父母的告诫置若罔闻，背弃对上帝和父母的职责。

海面上的风越来越大了，澎湃的海浪直冲上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

同之后我所见的咆哮的大海相比，这简直不值一提。可是，这样大的风浪对于我这个没有一点航海经历的青年而言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了，我甚至想到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海浪吞没。

当我们的船一次又一次跌入浪涡的时候，我想我们或许会随着它一起倾覆沉入深海底部，再也没有浮起来的可能了。我便是在这样惶恐不安的心境下一次又一次地祈祷着，我暗暗下决心，倘若上帝让我在这次航行中活下来了，我的脚一踩到陆地，便立刻回父亲身边去，这辈子再也不出海了，并且在之后的日子里，对于父亲所有的劝告我都会听从，再也不自己给自己找烦恼了。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之前父亲对于目前我所处的阶层的说明是多么正确。父亲便是如此，平安的一生，海上的风暴大作以及陆上的艰辛都不曾危及他。我下决心浪子回头，希望可以尽早回到父母的身边去。

这些乱糟糟的念头，在风浪肆意舞动时，甚至风暴停歇下来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在我略微清醒了的脑袋里盘旋，很久都无法

散去。等到第二天的时候，风暴总算成为过去了，相对于前一天而言，海面平静多了，对于海上生活我开始有一点点习惯了。考虑了这么多天之后，我总是愁眉苦脸的，还有一些晕船，没精打采的。傍晚时分，天晴了，风也停了下来，一个美丽的黄昏来临了。当晚和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落日和日出显得异常清丽。此时，阳光洒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令人心旷神怡。这真是我平生所没有见过的景色。

那一天晚上，我睡得相当熟，第二天的时候精神便好了很多，脑袋也不那么疼了，心情一下子便愉快了起来。看着一天前还在翻滚的大海，忽然间如此安静温和了，真让人难以想象。

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大概怕我下决心回去而不继续航海，于是过来看望我。“喂，鲍勃，”他拍着我的肩膀问，“现在感觉怎么样？昨晚那股小风，吓坏你了吧？”

“什么？你说那是小风？”我说，“那是一场多吓人的风暴啊！”

“风暴？你太傻了，”他回答说，“那哪里称得上什么风暴？根本不算什么！只要船足够坚固，海面足够宽阔，我们根本不把这么点风放在眼里。当然，你在此之前从没出过海，也难怪。来，我们弄碗甜酒喝，忘掉这些事吧！你看，天气这么晴朗呢！”

对于这段令人伤心的往事我不想再细说了。说简单点，我们如通常的水手那般，调制了甜酒，那晚，我醉得很厉害，我尽情喝酒胡闹，把我对过去行动的全部悔恨、自省以及对将来的决心全抛到九霄云外了。

事实上，暴风雨一过去，大海平静了，我那纷乱的心绪也都不见了，对于大海的恐惧也就没有了，我对于航海远行的热情又涌上心间。那些处于危难之中下的决心以及发的誓已经被我完全遗忘了。事实上，在某些时候，那些曾经的忏悔以及决心还是会不时在脑海里浮现的。

我努力忽视掉它们，以便自己尽可能快点振作起来，就好比想

要尽快走出某种坏的情绪一般。因此我继续和水手们一块儿喝酒胡闹。

我想要把自己内心的冲动遏制住，就如同那些试图让良心的谴责远离自己的年轻人一样，想要掐灭那些不正经的念头。但最终的结果是，五六天之后，我已经完全把良心遗忘了。或许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会让我为此付出血的代价，新的灾难会再次降临在我身上。看到我这般不知道悔过，上帝必定会惩罚我的，不再宽恕，如果真是如此，我绝对是自找的，根本不可能有别的理由可找或者把责任推卸掉。其实，上帝已经拯救过我了，让我躲过了第一次灾难，然而，我却无视它，那么紧接着而来的惩罚一定会更加严厉。

倘若真的到那时，即使是这个世界上胆量最大的水手，也会吓得肝胆俱裂，跪在地上乞求饶恕吧。

出海后的第六天，我们到达了雅茅斯锚地。

经历了那次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并没有行驶多少路程，虽然天气很好，可是一直吹的都是逆风，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海中停泊的地方作一下暂时的休整。吹了七八天的逆风了，这里是海上来往必须经过的港口，因此这么多天里，许多从纽卡塞耳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在此处等候顺风，好驶入耶尔河。

我们原本不该长久地停泊在这里，应该趁涨潮的时候驶入河口的。但是风太大了，停在这里四五天之后，风势更加强劲了。对于这块锚地人们一直都觉得它同港口般安全，而且我们的锚都够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设备也都非常结实，所以水手们从一开始便没有把大风放在心上，并且没有丝毫恐惧之心，仍旧依照他们以往的生活方式休息或者娱乐。然而，第八天清晨，风势忽然大了很多，大家便一齐动手，把中帆放了下来，并安顿好船上的所有东西，让船可以顶得住狂风。时至中午，大海掀起层层巨浪。

我们船的船头被打入水中好几次，船里进了许多水。有两次我们甚至以为锚脱了，所以，我们放下了所有的备用大锚。而且我们

还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尽可能把锚索放到最长。这是一次来势凶猛的风暴，水手们的脸上开始出现了惊慌失措的神色。

船长谨慎得很，尽力让自己的船能够保全下来，他每一次进出他的舱房的时候，都会经过我的舱房，我听他自言自语了很多次：“上帝啊，可怜一下我们吧！我们都快没法活了！我们都要死了！”很多与这相似的话。当慌乱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我的舱房里面，我的舱房位于船头部分，我那时候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最初，我都不曾如上次那般向上帝祈祷，我变得异常麻木。我本来认为死亡的恐惧不会再笼罩着我了，都会过去的，这次风暴也会如同上次那般过去。

可是船长经过我的舱房自言自语着“我们要死了”的时候，我吓坏了。听完他所说的，我走出了我的舱房，来到了外面，映入眼帘的情景凄凉无比，之前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惨状：海面上是直冲上天的巨大浪花，每隔三四分钟便向我们扑过来一次的海水，卷得像山一样高，我环顾四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停在我们不远处的两艘船，因货物载得太重，桅樯已经被砍去。

忽然，船上传来了惊叫声，原来在距离我们大约一海里远的地方有一艘船沉下去了。另两只脱了锚的船，只好冒着危险驶向了大海，船上没有一根桅杆，光秃秃的。

这种情况下，境况最好的要算小船了，在海上小船要容易行驶很多，然而并不代表所有的小船都这样，也有一些挂着角帆被风卷裹着从我们船边飞驶而过，向大海中漂去。

等到傍晚，大副、水手长和船长商量着把前桅砍断，当然船长并不愿意这么做。但是水手们抗议说，如果不把前桅砍掉，船便会沉到海底了。无奈，船长也只能答应了。然而前桅一断，主桅便随着风摇晃起来再也控制不了了，船身也跟着剧烈地晃动，所以他们又砍掉了主桅。这么一来，甲板上就显得空荡荡的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海船，上一次那么点风浪我就害怕得要命，可以想象，这一次又该多糟糕啊。现在回想那个时候自己的忏悔以及之后的说话不算话，心底冒起一丝丝恐惧，这是一种要比死亡更加可怕的恐惧。此时我内心的境况交织着吓人的风暴，把我推至了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情境之下。

然而此时，局面还并不算是最坏的，呼啸着的狂风，滔天的巨浪，甚至水手们都认为情况危急了。尽管我们的船很结实，可是桅杆没有了，船在海浪的撞击下强烈地颠簸着，只听见水手们连连叫嚷着说船快要沉了。此时风暴更加猖獗，我忽然看见这样不寻常的一幕：船长、水手长和其他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都不断地祈祷，他们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担心船沉下去。到了半夜，有个人从船舱底下跑出来，大喊“船底裂缝了”，还有一个人在叫，“底舱里已有四英尺深的水了”，这使得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更加灰暗。船上全部的人都集中起来去抽水。我听到这话，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身子不由得从所坐的床向后一仰，晕了过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过来摇了我一下，说我是个只吃饭不干活的家伙，并且叫我去帮助他们，我立马爬了起来，跑到船舱底层，卖力干起活来。

由于经受不住风浪，有几艘小船只得随风飘走了；当他们经过我们跟前的时候，船长便下令放枪，寻求帮助。我始终理解不了事情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那个时候我以为是船体裂开了，脑袋里仅仅只有一个意识：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害怕极了，最终晕了过去。那时候大家都忙着堵裂开的缝隙和往外面抽水，压根没人管我。我晕倒后，马上有人接替了我的工作，或许他们认为我死了，抬起脚把我踹到边上，任由我在那儿躺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逐渐醒了过来。我们不断地抽着水，可是越来越多的水灌进了底舱，船沉之势已不可逆转。

终于，风浪渐渐小了下来，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无法再让船浮起来了，想驶回港口就更别提了。船长不得不接着鸣枪请求援救，

值得庆幸的是，最终还是有一艘摇摇晃晃的停在我们跟前的船冒着危险勇敢地放下了一条小艇来援救我们。

小艇艰难地穿行于波浪之中，可我们却无法上去，小艇也无法再向我们的船靠拢。后来这些人只好拼命摇着桨来救我们，最后我们从船尾把一根带浮筒的绳子掷下去，尽量把它放长，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抓住它，我们又使劲把小艇拉到我们船尾，才陆陆续续地全部上了小船。状况如此，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想再回到船上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只要小艇向着岸边靠近，我们就任由它漂着，大家全都没有异议。并且我们的船长还向他们作了保证，如果小艇有什么损坏，我们会一分不差地赔偿他们的。

此后，我们就这么边划着，边漂着，那时候我们都弄不明白这是漂到哪里去的，直到上岸后我们才了解到我们到了温特顿。

在我们离开大船不到一刻钟的时候，大船便沉下去了。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船沉大海的意思。事实上，当我听到水手们说船在下沉的时候，我处于一种混沌状态，甚至连抬起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是自己爬上小艇的，说是被别人拖上去的更加贴切。

从小艇那一刻起，我已心如死灰，不仅是因为受到了惊吓，还因为想到前途未卜，心里恐惧万分。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自己能不能逃离这种绝境都不是很清楚，可是依然拼命划向岸边。

小艇随着波浪到达浪尖的时候，我看见沙滩上有很多人在跑动，希望可以在我们靠近岸边的时候帮上我们一把。我们努力向着岸边靠拢，要想成功必须先过了温特顿灯塔才成。

这一带海岸朝西拐向了克罗马，如此一来，如此强劲的风势便被陆地阻挡了一些。我们历尽艰辛总算平安上岸了，上岸后我们步行着向雅茅斯进发。

在雅茅斯，我们这些刚从死亡边缘逃回来的人受到了那里人的热情款待。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地方长官给我们安排好的，许多商人

以及船的主人都伸出了热情的手，送给我们钱，好让我们能够去伦敦或者赫尔。

当时，假如我很有理智地回到赫尔，然后回到家里去的话，我肯定会很幸福，我父亲也会像耶稣寓言中的那个慈父化身一样，宰杀一头肥牛为我接风洗尘的。因为他自从听说我乘的那艘船在雅茅斯海口失事后，很久以后他才确定了我总算没有把命弄丢。

可命运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时时与我作对，我的理性和清醒的大脑，有好多次提醒我该回去了，但我却并没有勇气这么做。一切都是天意，这种神秘的力量经常逼着我走上绝路而不是悬崖勒马。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劫难，可我完全不理睬脑袋里理智的劝导，完全忽视了这两次遭遇的暗示，固执地向着毁灭之路走去。

我的朋友，就是那位怂恿我出海冒险的船长的儿子，此刻反而胆子比我还小。到了雅茅斯两三天之后，我们才联系上，我们尽管住在一个镇上，但并没住在一起。等到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讲话的语气都跟从前不一样了，他的精神看上去非常沮丧，而且一会儿便会摇摇头。他询问了一下我的近况，随后又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并告诉他父亲我这次只是初试身手，为以后到更远的地方做准备。

他父亲语气严肃而关切地对我说：“年轻人，你不可以再出海航行了，难道这次灾难还没有让你明白，你并不属于靠海吃饭的那类人。”

“为什么？”我问道，“先生，您经历这次灾难之后难道就不再出海了吗？”

“我跟你不一样，”他说，“我的使命以及义务便是出海。而这次航行仅仅是你的一次尝试，你也看到了，上帝已经教训你了，如果你执意如此，那么等待你的必将会是不好的结果。或许我们也会跟着你倒大霉，你就好比那上了船的约拿。”

他紧接着说：“请问，你是做什么的？坐着我的船出海是为了什

么呢？”

我把我的情况向他如实叙述了一遍，但是他听完我的叙述之后，却冲我大发脾气，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真是莫名其妙。

他说：“我造了什么孽，居然会让你这灾星上了我的船。以后要让我跟你坐同一条船是再也不可能的了，即使给我一千镑也绝不！”他没有权力这般冲着我发火的，很显然船的沉没带来的巨大损失让他的内心郁闷极了，因而迁怒于我。不过，之后他还是非常郑重地劝说我，让我回到家里，回到我父母的身边，不要再逆天行事，自己找死了。他提醒我，必须明白天意不可违。“小伙子，”他说，“有一点你一定要明白，倘若你不回家去，不管走到哪里，灾难以及绝望都会伴随着你的，就如同你父亲曾经预言的那般。”

我们很快便又分开了，我也不怎么想理会他，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对于他去了哪里就更加知道了。我身上还有一些钱，便从陆路回到伦敦。途中，我矛盾重重，到底是回家，还是再去航海？两条生活道路摆在面前，我不知道该选择哪条。一想到回家，我大脑中充满羞耻感，我马上想到，街坊四邻肯定会把我无情地嘲笑一番，我肯定会羞于见到父母亲及其他人。到后来，我才发现人们总是受内心想法的支配，而不是进行理智的思考，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从来不觉得犯错是错误的，却认为悔悟非常丢脸；不为干傻事而感到羞耻，却会为改正错误而羞愧。

我万般无聊地消磨着日子，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也不知道以后的人生道路该怎么去走。但内心里一直有一种感觉存在，就是不想回家，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自己也说不明白。时间一久，那段痛苦的经历也就渐渐地被我淡忘了。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那唯有的一丝想回家的念头也不复存在了，被我彻底抛到了脑后，我一心只想着寻找新的出海机会。

这股让我背井离乡的邪恶势力把我置于疯狂的、不切实际的发横财的欲望流中，我被这些念头深深吸引着，竟使我对所有的忠告

充耳不闻，对父亲的恳求和严命置若罔闻。同时，这股难以名状的力量又把我推到了最不幸的冒险行动中——我登上了一只去非洲的船，就像水手们通常说的，去了几内亚。

在这些冒险活动中，我还是没有把自己训练成水手，命中注定我每次都会作出最坏的选择，这次也难以幸免。兜里揣着钱，身上穿着漂亮衣裳，我已经习惯了做一名体面的旅客，在船上什么都不干，根本就不屑学着做些什么。

有时候，我的运气还不错。我在伦敦结识了几个朋友，这是非常可贵的事了，对于我这种没事可做、吊儿郎当的年轻人来说。魔鬼绝不会忘记给这类年轻人早早设下圈套，但是它并没有这么对我。

我刚到伦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曾经去过几内亚海岸的船长，他曾到过几内亚沿岸；他在那里做了一笔不错的买卖，因此打算再走一趟。他对我的谈话非常感兴趣，因为我那个时候的谈吐也许不怎么令人讨厌。听说我想要见见世面，他告诉我，如果跟他一起旅行，我不需要花一分钱。而且倘若能带上货物，赚多少都是我的，或许真的可以赚一笔呢。

我很赞同这位真诚坦率的船长的这个意见，并且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跟他一起出海，顺便捎上一点货物，货物增值了不少，当然这得感谢我那诚实无私的朋友。船长指导我买了约 40 英镑的玩具和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这 40 英镑是我从还有交往的亲戚那儿筹集来的但大部分都是从我父亲或者母亲那儿要的，这怎么也算是对我第一次游历的资助。事实上，这是我一生冒险活动中仅有的一次成功的航行。

这都得益于那位船长，在他的帮助下，我掌握了足够的数学知识、导航规则，知道怎样写航海日记，怎样进行航海观察。总之，我学会了水手需要了解的所有东西。这趟旅行不但把我培养成了一名水手，还培养成了一名商人。

我用货物换回了 5 英镑 9 盎司金沙，回到伦敦后，我换回了约

300 英镑，赚了很多钱。我的冒险念头大大受到鼓舞，同样，也使我的毁灭成为定局。

虽说这次旅行很成功，但我也遭到过不幸。主要是我染上了高温造成的热病，间歇地发作。这也难怪，我们主要沿着北纬 15° 以北甚至就在北纬 15° 的海岸线上进行交易。

我摇身一变，成了几内亚商人。但是遗憾的是，我的这位船长朋友回伦敦后没多久便去世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打定主意再到几内亚走一趟，于是踏上了同一条船。船长就是上次旅行中的大副。

但是，这是一次最糟糕的旅行。我从刚赚的钱中只拿出不到 100 英镑带在身上，剩下的 200 英镑就存在朋友的遗孀那里，她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

然而，在这次航行中，我却屡遭不幸。第一次的不幸是我们的船在驶向加纳利群岛，或者说这些群岛和非洲海岸之间的海域时，遭到一艘从萨利来的摩尔海盗船的袭击。这艘船穿过蒙蒙晨雾，以极高的速度追赶着我们。我们扯满全部风帆，拼命逃跑。但是海盗们的船要比我们的快许多，几小时之后便追上了我们，我们不得不准备战斗。

我们船上只有 12 门炮，而海盗船有 18 门。大约下午 3 点，海盗船追上来了，他们本想直接撞向我们的船尾，哪里想到不小心撞到了船舷上，我们急忙拖来 8 门炮，一阵猛轰，逼得他们边还击边转舵逃避。大约有 200 名海盗在他们的甲板上朝我们开枪，我们隐蔽得相当好，没有人丧命或者受伤。海盗准备再次进攻，我们奋力反击。忽然海盗船冲到了船舷的另一侧，60 多个海盗拥上甲板，对准风帆和索具乱劈乱砍。

我们用枪、刺刀、弹药等物进行抵抗，两次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对于这段令人丧气的自卫反击战我一点儿都不想再提了，最终，我们的船被彻底毁了，有 3 个人死了，还有 8 个人受了伤，我们只好投降。我们全部被俘虏，并被带到摩尔人的港口——萨利。